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十三

順治十七年庚子七十七歲

[illegible] 敬錄 校訂

正月

九世孫[illegible]重刊

初四日

諸友暨子若孫咸在寺謂之曰我輩現在[illegible]立志[illegible]

過須如懸去剉股不忍痛則不能[illegible]

親好賭敗家喪行後悔之猶不能自禁[illegible]

謝諸惡少不與見近有一族子因酒[illegible]

攻之遂戒酒改過我輩悠忽勝就須不[illegible]不長

攻能如此等愚夫纔見立志[illegible]

初五日

問人生何事最樂曰無違心之事則樂矣時時不違心事事不違心自然充實光輝有根心生色之樂違心則疚疚則惡惡則辱惡得樂

初六日

客有苦多事者予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君今所謂最不可已之事皆其不必然之事以全付精神物力盡用之於不必然安得有氣力與其所當然者乎省事要先省心始人不能代己[illegible][illegible]進

初七日

與前經歷　做門人王漢眉俠氣男子也流寓蘇門特爲依不候而來承甫三載而所遭不幸人亡家破外侮內難齊至孩子懦弱窶空如洗而妻少年貧不能守其媳擇良家嫁之有一僕知書能算其媳親程竹湄作合儀封亦做門人也託不復措去此嫁孩與僕二事皆人所共聞共見不特天歷不拂人情不謂其弟婦王氏少年無知悞入族惡之教唆而以興販人口訟之於縣亦究矣哉氏原以草豆之故貽累於其姪某某以貧窘不能代彼輸納氏起毒心逆以興販人口爲辭且氏夫週歲

失交其兄撫養爲之娶妻而氏乃以此相報甚矣
某既係合甥婿使是休戚相關之人寧以百卷之
當事者聽斷之際當自得其眞情耳前論張廷翁
原字附覽

寄王悔庵　前歲聞有楚臬之擢日夕望旌旗過宿
源久之方知請告也急流中勇退自是生平學力
非徒口頭講說而處進退孔孟原有格律可止則
止者誰其人哉僕新年七十七矣辭職久成廢人
然於學之一事微覺親切邇輯有數種非敢云著
述也聊以娛老遺耳無副本不及就正世中之要

學之人與年兄將遠又無緣面質尤可惜之歸也

附此當一晤

初八日

王君佐張天章徒行過夏峯貧士具儀殊非格例示

此詩苦生蔣徑幾多時漫許羊裘過訪邀貧士人

情格律在奚囊明月好相隨

初九日

報鄢陵鄭二公子　憶接尊諳先生手字在甲戌武

城官署中託辛卯相晤亦曾及此不謂纔遂竟未

獲一謁先生與仁兄晤對又復十年矣其會之數

天若不肯輕假人也前在雍郡黃樹史請恩見其
人御之過使相迎亦不果來一二事以歸其述雅往
葬曠廢人何足當識君子有憤至此同友人某從
往補試草草不及多致

初十日

天章居大父喪以飲夫復嚴飲食之戒而安貧好學
可稱拔俗之士

君任答友問五則識議俱正議論以偏舉而歸於理
文字以道取而舍其勢知此機者可與論文可與
論學

十二日

高叔皇招飲梅下　我讀昔賢詩梅花如高人凡卉
眞能敵松竹堪結爲松儔稍後凋其氣已虧恆竹
雖不改色憔悴失其純獨此傲冰雪寒逾更瞬嚬
蕭疏挺世外幽香怡我神當其枯槁時不以容俗
塵花神有巢許豈獨歲寒親我來整冠佩對者儀
嘉賓感物已如斯而況得其眞主人亦洽晤樂與
數夕晨老我少俳思醉臥敢辭頻

十三日

勉呂左臣下帷因憶其叔祖昆峯有滌門之約寄冊

流光容易過惜寸至人心勉矣承家學粗然絕

世技性因習乃造道閱古成今而祖付相斜蘇山

待早辭

十四日

送秦伯膺明府歸越序 入歲寒二集

十五日

耐齋 兩齋連成渡元宵醉客主人與夏豪數日湛

留借長幼也教心事不蕭條

十九日

復馬玉笋 元宵後三日猶使持輶覘光錄 五雲而

下廻環讀之神已飛渡北齋與先生握手話數年
情況也先生當此時達觀謀于一意退息此是大
有德人而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于聖賢之
事已畢此外復何事哉貴鄉文請先生而後接踵
有人先生與諸君子一時崛起爲海內詞幟余以
腐儒十年託契雖遠矣敢自外焉月川先生淵源
命張天弓新搜其遺集而刻之節僭爲之序尤西
川亦有刻恨所未有遺文止存其與孟雲浦呂豫
石同講學姓名而已懷我何不之淵泄而之陝州
平中州稱理學者十二人畢竟以月川爲首十二

人齎各存其傳滙祖令欲授梓因呂新吾先生未詳蒐輯輯耳亦欲就一便令小兒攜往執正又未知在何日也新吾言錄如成暫寄示一册

復景乾貞馬振公宜公　僕自七十後於學問一事漸覺親切然氣衰力疲業難自鼓且此中執正無人二三少年具與叙之寄乏沉潛之意於此道尚未見有真實頭緒三君相隔雖遠相別雖久果肯相信猛志用功眼前具足豈待他求

二十日

李因篤畢孫　流俗移人甚獨君不受侵低個一ㄅ

話舊出百年心德厚家方慶福融允自深抱孫知

古語湯餅到於今

二十一日

復劉公勇　歲底劉司空郎之子屏丞宇至適王李

諸公見顧論道爲甫入官安得遂決意請告耶僕

謂劉公大剪其言自出真誠況吾交茂三二公之

言其在不得請或有之如云非真質論則非也耶

開其堂翁已具題王李諸君復謂僕曰劉公真大

勇哉大家驚服甚其若來蘇門之丙光水信已成

欣相待公恐使君適來船中何如前所付一編手

藉葵令琳失也楊斯赴其生之約特囑之過訪此中景況窘悉之不多及兩令兄一令姪一門風其千秋際會愧不能作賀頌爲歉意

二十二日

或謂俗子相訪似不必加禮余曰此便是自己入俗論人於此時執務雅士經世之榮保覺世之聖賢須是耐俗方能移俗一有厭薄俗人之意此心已先放縱矜不在失禮於人而先失禮於己孟子曰禮之於賓主也未聞其類皆雅士也

鄰翁屢投予詩報此　吾生八十近君仍本相隨受

家貧能篤談詩老不移隔籬同夜白親燕蔬剡炊

晚節宜敦勉淇澳是我師

二十三日

寄范箕生　僕八十往堂親翁亦近七十矣同憶生平無歲不數過江村也過江村無不入城中也而家昔四世締交於祖孫父子間竊幸得所師得所友不大至與趙令故交邪亂與親翁相隔又遠每與構斯稱述往昔不禁淒斷今於其北上也臨路附數行聊當一晤此中光景渠悉之無庸多及親翁年耳尚堪益三十年矣所著所選亦欲借構斯

領其大畧勿謂門外漢不足與言也

奇才非有　前因趙二生過訪曾付一字想入記室矣學問一事邇來不敢以鞅職廢業但即詩無入所聞所見未免浮游將就之真實自得之趣大河以南遊閩繫而相思既未得之目覩河之北八字著腳真實用功者今年究其誰望標斯北歸趙其生之約過元亭為我審通関遙刪人之情況非泛泛也

答杜君嬰　學問一事邇來頗覺親切無所事事猶四書近指一編大約皆四十年得之江村之講說

選以佐說約之未備耳惜無人印證甲申大難錄初編二編幾備中州人物考而編創業中興南忠系錄四册答問六編目諸二十册嚴與居二集十二卷取節錄續集四册蘇門遺事二册蓮社編一册諸種俱有頭緒俱未得清楚初意欲得親友商訂且欲借大手作序無副本難以攜去又尹三銜二句可以卒業遂爾因循徒切悵望

二十四日

寄倪獻汝　弟寓蘇門十年矣夫八旬無多日即不敢廢學而精力幾何仁臺為此道主盟恨相隔遼

遠不得時相訶正而婣戚僅令族孫又以捐職官爲之便鴻蓀伯晦明府亦解任總之作官於此日無論小大不至有奇禍便云尋矣匆匆不備聞若木山居杜門謝客靜中得力益切企仰一爲近況不知相聞否

二十六日

宿州王生永康持所著論仁一齋來謁於三日質疑問難因下拜爲執弟子禮學有年

二十八日

寄諸同人　我輩自京時講習孔孟執非門中之人

然具實能信孔孟爲可學而一一體認之當身累孰是學中之人也用力力足欲仁仁至孔聖人豈欺人語哉僕耄而痴猶來於此言願信得及但恐諸友有信不及者恨不得時相告語共闡此義

二月

初一日

王有年星歸詩以送之　喜爾輕千里泰州有役身力孤承絕學志猛出迷津操行原於孝歸根總是仁還思益暮氣吾道賴伊人

初二日

有友問人生學問須是於其結局處看他分曉如晦菴云須是下苦工夫可知不曾到撒手地位陽明謂此心光明亦復何言何等乾淨曾子召門弟子告孟敬子合易簀數語看來猶滯內外全無超脫嗚呼人生天地能全始要終乃是與人合天然畢竟人還在天地之中至夫子太山其頹梁木其壞便是天崩地陷了有何分別天地也靠人也一而已矣夫子以爲何如曰此論亦見徹悟但要取前人口頭語也至謂晦菴須是下苦工夫陽明此心光明似有安閒余謂晦菴此言是自勉勉人

之語平生學問原從積苦中來到得此際俱是眞詣

本用然不下苦工安得此心光明陽明是就本體

說聯進是就工夫說正不必以此分優劣也曾孔

之論皆是前人未發今甚快於斯言學問能了達

此件便是聞道期無難事矣

初四日

叢辭魏忠節孫尤拂尤枚書來敘其祖父往日之事

復遡長跽悲慨纏綿追憶其處當君殉義時情況

殊令人不堪回首此事海內既有人知之縣見明

代褒卹未曾及此請議謝則態態之口想當識燃

矣濫之應常不死心終身自選幾日而死者甚精

難以告人祗可以告無罪於先王

初五日

氣勝則一人不服心虛則無人不服無人不服足取

諸人以爲吾所謂以吾發人者也發字中有多少

涵茹濡閣之意便去服人者器擾便躁而遠人如

何肯服

初六日

予既不與作志之事友人有問及者予因取官部所

省人物與議文只不敢一倘從行亂之人不錄一

稍悟題目之次其於志也思過半矣

初七日

徵先領宋王格物之說予曰先儒之言各具至理只就我輩本心信得是如何便如何下手做工夫全不在口頭上講說古人之不同者多矣皆吉聖人也殷有三仁焉正於大不同處會出大同稍量於字句之間淺伏羲之畫轉濂溪之圖不反身心但求毫楮所謂窮其糟粕遺藏之甚者耳乾坤易簡時物行生此段消息間無刻不在目前也認得此著衣吃飯行立坐臥活潑潑地認不出疑患怪措

何時是舒眉展眼之日此事不借力於他人不姑
待於異日當下自慎慎時即是煞時臨路索畫付
此以俟再晤

初八日

將直一則入中州考 劉貢卿鄢陵人字以成山縣人
歷仕貴州命將程閣微方張族屬親叔假借辯辨
貢卿一一以法治之閣令請撫按建坊貢卿以習競
受重交結有律已自守拙奈何以好爭為人平交
偏忤俯應星楊六奇譏爲是秀醜厭贊旨民賦貸
民逆閣伏𥨊省論爲特旨擬湖廣監利縣知縣

貲鄉高魁司寇璟延訖遊璉諸蒙佚法惟允曾歷

司寇初武宗南幸時以留國司李擯辭謝歸事中

貲察餽不與執繫詔獄罷靖初起復原官尋擢爲

史貲鄉之守身持正淵源蓋有自矣　二世俱親

惡璫所謂以擁立爲長發

初九日

方正一則人中州考鄭二陽鄢陵人號潛菴萬歷己

未進士歷官至巡撫初任湖廣德安府推官事繁

寬滯遠近獄訟多願就鞫乙丑春行取入京瑞賢

之私人潤疏稱疾以劾左都楊璉居家不法事便

可立登津要二陽為楊公居家淸謹實無過某何能作進心爾遂改授南工部主事其備兵淮楊楊也有靖揚功興塹繫焉鹽淸軍門大璫揚顯名聲勢赫奕檄府道皆以屬禮見二陽以兵道不與鹽筴且勅書無提衡監司語竟不為動丁丑舉天下廉卓第一其開府皖江也提五千孤旅戰於六安戰於商城固始戰於黃梅宿松皆以捷獻獨所見與輔臣楊嗣昌左故其議多阻而不行二陽研心史學雖簿書軍旅之餘不廢其業晚年有史取一書又次選歷代詩古文備其大觀摘選古今名文若[illegible]

天下大文章皆歸田以後事當官各有著述平生

篤於宗親欲倣行范文正公義田事晚好佛典

予於甲戌知公爲端人也近來蘇門人爭稱之欲

走晤公而公往矣

初十日

春分家祭。七十七年遂世塵何堪一事告吾親兒

輩扶掖修家祭跪拜相看四諸人

十一日

東公到 構斯北上曾寄一字想已入覽求退者道

翁之本心而不肯聽其退者廟堂豈無意乎兩曹

自于鱗元美振起世稱多賢今之嗣響益復有[seal]
[seal]老前輩與倣鄉忠愍先生交好僕因得託聲咏
道翁今日之比有其事者但日攬于百泉續雅許
當年化民成俗之事便從政始癸茂三稱於楊狩
老[seal]人歐陽子與梅聖俞一段因緣汪公業自
許僕尙欲鼓春氣從諸公作勝遊也

十二日

從古英人志士當可有爲之時用以攄一朝之意氣
發千古之悲涼切莫悄爾錯過一朝失之終身莫
贖悔何及矣人之言曰逝在日中浴日於扶桑並

遲在泉食俸日於虞淵難三復斯言不能不爲有志而隕問者三嘆息也

十三日

友問民生憔悴至今日而極若甯安阜或難驟望而一方一隅之補救苟且偷安何道而可予曰予能勉之倜儻立起固不待期月三年也目今之弊上未嘗無德意而官吏格不行予果辨一副至誠心先請其自私自利之念力陳於當事者爲小民請命同儕誰肯自外當事者莫不畏[illegible]而顧惜之耶邑有良吏閭里有名卿小民猶[illegible][illegible]志安得有意

外之慮乎

十四日

友人曰甚矣人心之競爭無已時也予曰保我之不爭而已矣貧不與富爭賤不與貴爭少不與眾爭弱矣不得不俛首而處其下何必爭也私不與公爭非不與是爭曲不與直爭人不與天爭間不爭不得不昂首而居其上何庸爭也

十五日

是日邗楊天放天放江陵人派出天潢改姓楊氏初識於婺航坐中予曰此大雅君子也因論交焉嘗

作落花詩有悲憤不平之感贈予有契衆歟多知已之言未幾而病病而死醫家曰此鬱症也予固憶天放之必鬱死也即有鬱言不能挽救銜風往哭之徐徐翻詩焚其稿哭天放名國沛

十六日

同鷹聲崖步孟莊南巷賞海棠長幼咸集客曰賞花宜初放時宜晴霽時又宜同人作以名酒花神方暢予曰取快於境境不我佑便成缺陷只合令我心與人無忤於物無競出而茂對無往非樂境也乾坤易偏時物有生得此意者方可言賞花

十七日

賞海棠之次日燕槃尚未有詩長句催之　知節斜日過蒲村白髮生徒獨爾存花下醉餘欣覓句好留高韻照蘇門

十八日

天子下罪己之詔而天出悔過之言皆有出幽谷遷喬木之意但恐以罪己者而借爲矜己以悔過者而轉成文過耳此真僞闇的之辨也

十九日

許傅巖過訪復牢則詩二章報此　逃陳安留其基

芊不謂高軒肯惠然投贈新詩多緼藉風流仍是

十年前

示從孫一則　去偽存真只此四字徹頭徹尾便是聖學功楙之而爲有恆也功力漸加存發日密則爲善人爲君子漸之不已遂至聖人先儒謂聖人可學而能謂此一點真心人人皆有故學者當立必爲聖人之志此志不立全是偽字作㒰無爲有虛爲盈約爲泰正是其作偽處也作偽心勞日拙究竟只落得一箇長戚戚耳勗之小子試自點省

二十日

是日合諸紳爲劉自榆公祭自榆起家延津令多實政士民德之寻與自榆交八年乃起家始終不悖無求人知並己亦不自知不謂近今之世而猶見此古之愚也

二十一日

晚江陵楊天放三絕　十年漂泊一孤舟楚水湘雲未盡頭怪得姓名終欲遁渡原心事向誰籌　閒家展誠髮峯聚誠未終那淚已乾高韻豈隨流水去賞殘顏色月明過　無家久已謝兒貧將葉先惹楚客蹤清夢幾歸歸未得孤魂當傍孝陵秋

病骼有落葉詩十二首

二十二日

作李愼脩詩序入歲寒二集

二十三日

鶴辭　險巘無端翻耳深天教鶴唳引清音兒童偷服來調弄付與風雲萬里心

二十四日

題克齋　克齋者取克去己私之義己私多端不可究詰總之膠於己而拂乎人媿不肯背而發之莫如克也賢智假焉不欲克不肯自認爲不克瘦瘠

畏攻而已私之橫擦更其論于大賢矣于肖以此告之見已之未易克而克之未易盡也一分已去一分禮還即已盡去矣仍覺其未盡也即今日見爲盡矣不能保明日之果盡也湯文周孔漸忘爲而無克之名頗曾黙諭力行焉而體克之實故才情氣魄用事者無不昔於此處著手然本性自在本心未精偶一對勘拂聽之情自不能昧當下自憤便可與聖哲同歸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已之分數而人之陷溺甚與下甚係焉克之分數而人之大賢與小賢係焉持此以論人無餘蘊矣

二十五日

是日清明家祭後申刻掃墓

二十六日

跋胡信山家藏先正手蹟後　明代二百八十年忠直之臣未可僂指如椒山先生者一二人外指不敢多屈也先生殁未百年而手蹟鮮存予宰武城學補諸忠氏牘一卷求先生片言隻字不可得泫來蘇門於黃司寇邸見先生梅軒詩卷雖非真蹟信半之今見信山搨來草稿其爲先生手蹟無疑也生先生之里牆雖殘牆日切於懷七十年來始得

兩窗目其手蹟亦幸矣石齋諸公字見之令人生敬仰順別二十餘年矣見其人於字裏行間其扎寄余姻友盡明無為之增今昔之感也信山以題額見屬予閒拙於書且留以待大賢然非有身分人未可輕點一字也

二十七日

裴生觀予夏峯其師杜君異蝸[illegible]云已有字附聞美不虛其尚未至也話次見經懊村事得白雁詞其顛末云事緣於洋門裴生與史生見明介其師貽書於其所知事始得解口占二絕贈之　郭

夫有客過泰山千里征塵意更閒話次同人宜有

解多君欣氣滿燕關　更難師友俱同心排難令

看氣概深存後西江口救溺果然別有知音

曾兩託人向江西原任處求解卜

者云此無用處濟事還另有人

李瑞含觀予夏案　自笑當年俠氣飛蹉跎心事者

昔憐每從河朔尋豪友肝膽知君有所歸

二十八日

贈公勇　入官兩月賦歸來剛盡塵心結聖胎訪我

蘇門思共隱當年姚前又重回

題夏案　無山無水亦無林盡道棲遲此地尋刑夫

浮華留靜氣閒看調鶴洗機心

二十九日

王兒西頒予夏峯因及與余故人牛仰泉舊好不勝今昔之感因偷殘帙題仰泉幷人本色詩貽之倘他日遇其子披荊於路應笑儂有塊古人耳

問此生如何方樂曰無疚惡之事則樂矣孔子曰三樂以禮節禮樂爲主孟子曰三樂以俯仰無愧怍爲主皆所謂不疚無惡而自慊者也待境而樂者境非順則意索境過順則情移意索者將自御之眞情移者入損我之路是在善樂者自衛之

問日用多事爲害因甚不可有害事之心也一日害事之心則子臣弟友之間其不盡分也多矣但不可分外生事生事則事多不生事則事少消令不可少之人皆本分自盡之人而非分外多事之人也亦在應事者自審之

三十日

問求盡達道從何處着得合一曰雖孔子觀堯舜何嘗減得些子就堯舜觀孔子何嘗增得些子只是當日不甚著明觀百世之後安有分別處且子試看出

謂姚江以盡心章知天爲屬生安事天爲屬學利此無可疑立命爲屬困勉竊信不及曰字莫輕視了困勉不到立命處如何算知之一成功一殊落不貳修身以俟正困勉着實下手作工夫處

三月

初一日

跋李九我先生家訓後　從古介節之士未有不先於飲食立防蓋飲食於人似小而飢渴害心最大此危微之介理欲之關孔孟學術其得力處全在此九我先生清介廉介天下仰之予童而聞之今

忽讀其家訓眞入立言質素無文而一生之苦節
高風宛從言下見之眞所謂不以飢渴之害爲心
害者乎予少值家乏老而長饑三十年來與親友
相食之約頗有先生遺意然在先生之時地位望
則爲從儉在我遭之衰殨無恆猶豈其過否也先
生刻意獨行不令人笑不怕人怪其自得深矣
九我家訓云余平生不喫齋每發願菜送酒辰不
葷午不酒酒但沽而不釀留客不請客客至只當
飰待之余久行此客無怪焉余亦不怕怪于嗟乎
而勿失但曰無改於父之道可也僕終身行而且

病宗曰甚多非有遠客決無自用酒肉之事自老妻喪後兒子輩供養兔効茅容殺雞飼母之意僕不欲獨用也客至同餐時肴有餘而餐不足未免以粗糲之僕亦安焉客終不我咎也行之已六十年矣在九我爲裁口腹之欲在不佞爲粥飲食之情事似同而情各異賊中未盡之言復贅於此我子孫亦日守而勿失無改於父之道可也

初二日

問中庸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不知如何是知味如何是不失曰孔

之疏食飲水樂在其中顏之一簞一瓢不改其樂孔明之澹泊明志范希文之淡飯黃虀皆所謂知味而無失者也此二字極平常而極精仁熟之事不能外古今人熬煞不過不知者何可多少英雄我輩於史冊上參詳過去人於日用中親視目前人乃知知味無失者原少

初三日

聞古昔孔孟並稱孟荀並稱為其人品同賢而並之乎為其學術異術而並之乎曰孔墨自不同道然墨之說足以亂孔孟荀自不同道然荀之說足以

亂孟也正邪正之介而公私之辨也世道所來人心喪亂非大有道力人焉能判斷此孟子闢楊墨功不在禹下千載後孔孟並稱豈偶然哉先儒謂孟子與孔子能離合而與之相究及門一於孔子顏學孔子者其與離合者也得此意者方可位置千載人朕不向形迹乎何閒比擬耳

李慎菴水部留別詩三章即步原韻

[illegible]十年決國鄉風異千里浮家生事存已分付鋤鑱牧豎尚嫌紙筆快見孫看山對其雲歸樹遶竹猶傳客到門懶跡似深藏曹倡甫林泯說吳季村[illegible]姚許遺蹤何

可尋聽泉說石是知音藻類異代傾來晚矣語各
天別去深夜而有聲滴好夢秋風無賴動離心知
君傳自浙海棠花下柴車簡出林　君生天寶背
張君我老無家怯望燕一代才名留水部三年友
誼抑利則論詩淡入浣花箋來猶想稱孫田此
去長安知不遠衆頭直北暮雲遮

初四日

得張鶴鳴弟鶴騰子大同死事一則入甲申大難錄

得李子淵渭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得劉昭明義方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習王道坦蕩直一　則人取簡餙精集

初五日

與衛生論風俗　風俗之厚薄人心為之也人亦孰肯樂居於澆薄詩讒者獨人相詬為固然而不自覺其豈人之情也哉有人以但之心有同然即澆漓之俗可歸仁厚況乎俗本仁厚孰謂若乎之鄉乎子其勉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大嘗必得　人小也

初六日

問達者等彭殤於一致此語殊信不及曰須其待徂

及方可與入德可與聞道果能信者廢興代謝死
生存亡之感有都多少煩惱夫子假年學易尤求
聞道非求長生也長生而不聞道祇爲世之戮民
耳此中功課試自理會山頭轉取不得

初七日

世無治亂總一學術邊者以天下爲事兩間罪過都
是我身承當天下萬物無罪辜者以一身爲事一
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罹於罪過
勘得分明者窮達皆有類爲者也獨悠悠忽忽到
處觀爲無罪過之人欺先聖先王指律以自適其

猖狂恣睢之意吾不知之矣

初八日

世人未有不愛富貴者有人焉愛身甚於愛富貴則賢矣濫身自墮地獄後富貴原屬增加之物是豈可以同日論變乎人未有不好名者有人焉尤好不好名之名則益賢矣蓋名所以標此身之為仁人為義士故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若好不好名之名則闇然與天為遊所謂不愧而無悶者乎富貴利達之念既已不樂忠孝節義之[illegible]外復不著此之謂至人

朋友之難也得勝友之難也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悅與不若己者處是友之賢不賢而我之損益係故君子愼其所與處者而學之不可滿也

初九日

夫子以君子稱子賤曰賢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謂其能友勝己也子賤亦自謂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不齊父事之三人兄事之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其一人師之而禀度焉夫賢百福之宗神明之主也

昔堯舜雖天下務求賢以自輔故孔子惜不齊之所治者巳也

初十日

遜適詣文襄宜譏遜邢邵不知顧時毀遜文襄不悅詰遜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遜曰遜說子才長子才說遜短皆是實事不爲嫌也古人於人己毀譽之際果無猜忌只此一段心事光明文襄親爭天下後世奈何邢邵當愧汗浹背矣以毀而廢何毀害於處毀

十一日

聖人無已甚之事狂簡者不遇陶鑄之手其失則蕩
行點能不顧所行然行不掩迹季武子死夫夫可
點倚其門而歌與琴張孟子反一致夫子思狂思
裁之也裁之使之志於學也點有志化而知裁矣
問曾點在聖門何等識趣與參芸瓜誤傷其根怒而
擊之仆地此何以異於暴戾之俗父哉孔子聞而
責之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參委身於暴怒以
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夫點之怒勃發參不及避
故鼓瑟而歌欲父知孝子之情至矣夫子何責之深
也曰子之責參正所以裁點也舉斯事皆聖崇而

使之未嘗不在側衆而殺之未嘗得正深於責點

而妙用其化裁即俗父之情未嘗不動而惕然點

之見大意者乎

問曾子之怒子夏也曰汝何無罪吾與汝事夫子於

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

於夫子以此爲罪何說也曰前人之德未彰後人

之咎必歸之道未尊弟子之責也爾何人斯敢擬

夫子而西河之人不知夫子之德合天地明並日

月者爾尊異之意亦未至耳此不如子夏之賢而

曾子罪之依然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之意

問孔子去陳如衛過蒲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鬬甚力蒲人懼要孔子盟必毋適衛而出之孔子竟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此何說也曰蒲人懼而出孔子懼其入衛請兵而剪除之耳既無此意何處神之驗不聽耶心之安則神自安豈有終守此言遂不復入衛耶

十二月

侯氏節略　侯氏容城白溝人父名大賢年十五適新城沙口村劉應第爲鷄鳴佐讀應第入庠郡有貲氏念數年已無所出欲爲夫置妾夫亦以年未三

十非買妾將氏勉以後嗣至重既無子息斷非可
侍爲治二妾甫三年應第以疾逝氏絕粒求死思
有老姑在堂別無可倚之人強存視息侍孀姑凡
婦道之所當爲者無不曲盡厚恤二妾各擇之形
家侍老姑十五年餘而姑逝費百餘金葬以禮此
時產尚豐除殮葬之外剩田七十頃餘房數區盡給
族人氏閉門自守鼎革後產被圈占無所依遂遷
白灘寄養其甥茂才從正未幾從正亦被圈遂同
移於衛之淇縣流離困苦無不備嘗三十歲守節
今行年六十有六猶日事紡績勤儉自甘自滿裝

寸度恐其義行將爲予言曰氏之合於義者三從一歸他氏也代夫爲子孝也勸夫置妾賢也氏足賦矣援功令婦人旌節三十歲寡守節二十年例得旌余例合奈派雖異鄉未能保舉爲序其著兩錄以俟後之採風者

門冠

[illegible]八乎日敬者禮之定式而徽之分數存焉則無定式也昔子騁於魯堂上則揖授玉則屈子貢異之問孔子孔子曰其有方也我將問焉旻子曰堂上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故不過乎一

之投附也卑敢不避乎孔子曰皆乎禮中又行態若陽之疑得孔子而信孔子曰禮中又有點焉正謂禮之爭發階殺非可預設總以行吾敬而已

十四日

問臣之事君與子之事父果無異乎哉曰惡得無異臣有不得於君則委身而退子有不得於父身將安往此舜之如窮人無所歸也崔杼弑君晏子立崔氏之門外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行也蓋君人所同也父己所獨也惡得無異乎哉

十五日

予弱冠隨士大夫後伊時官府紳衿多修威儀官府修威儀其下畏而敬之不敢犯紳衿修威儀官府褒而悅之士民傚而法之不敢忽故能上下相維動作有文言語有章後威儀漸廢操守漸壞究至於不可言民無所則以任民上其何以終甚矣威儀之所關者大蓋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而威儀者固合表裏形神而一之者也

十六日

問揖讓周旋俯仰拜跪皆是禮否曰是儀也非禮

也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三王莫能易後聖有作舍禮何立焉

十七日

人有好潔者見人蓬首垢面衣敝履穿則惡之而已之而自塵俗心身垢汚則不知惡好潔者如是乎

昔楚人出費衣敝縕見王王曰先生之衣何惡乎對曰衣有惡於此者其惟甲乎甲冬衣之則寒夏衣之則熱惟無衣衣之則折人之首刳人之腸墮人城郭係人子女衣故無惡於甲者臣之衣敝非惡也好潔者須潔己潔己者不可不作如是想

十八日

問孔孟論潔大旨俾明後世稱潔者專以遺棄榮貴甘心枯槁為事於世何裨曰果能遺棄榮貴甘心枯槁纔可與言潔試思遺榮甘枯之意是何心腸是何氣骨廉頑立懦端有賴焉我正思其人而未見也

十九日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蓋萬物之生本於陰陽之氣況五氣交運參差而不齊故有生之類雜揉者衆而精一者尠間使然又何怪乎君子少而小人多乎

以其閒值之難似天育憲因惜而國家久失於愛

護長養此從古所以歎才難也

十日

程門之學以敬爲主尹彥明問敬伊川曰主一之謂

敬那怎得主一　彥明曰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

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

事能如此常常收斂絕無雜念便是主一便是敬

二十一日

題裴太史歸養序　予於庚寅來蘇門越三年癸

巳參職先生以宫允請告奉母至一時官京邸士

歸養者自先生始士論榮之嘗先生之將出入鹽
門自忠公卿大夫爭爲詩歌以送長吟短詠卷帙
觧然歸而得授簡欲令并一言於首僕于以草野
不文且衰遲痼廢安可與名卿鉅公溷跡其間以
退謝不敏先生每過旦峯輒申前言乎思蘇門
百泉昔姚許化民成俗之地先生家大梁年方壯癸
且而膺賞花正茂遡求退之勇如此而退乃奉母
於蘇門之上又如此也入世出世卷舒自如知先
生各有處此矣憶乙亥歲與鹿忠節過予文忠所
文忠曰忠孝兩倫並列天壤事父事君果有異乎

忠節曰明於事父以事君故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安得有異乎曰人臣以道事君不得於君則奉身以退人子有不得於親如窮人無所歸身將安避蓋君非獨吾君也親則獨吾親也安得無異文忠曰二子之論義殆備矣吾備員政府每念二親未嘗君食古人所謂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也總之至性感動忠能光國孝不愧家昔日此忠節之徒事危竊忠孝者所以事君有不遑將父之詠今日宸極之歸甚闈門也則獨吾親有宜合將母之情忠孝不得分義各有當耳余因有所感焉書姚許

請歸蘇門未開堂以上有明而公茂平仲年已逾
壯久所適之道至老猶直于持歲其德成就者有
二三或乞歸者四五難進易退自古皆然先生來
食八年徐爲化進而皆舒其滿化民成俗之事以
身先之且扶侍之暇日手一編人知其詩與文其
有聞於後世也而先生之學與人已早自歸表次
之哀他日召先生於蘇門如姚許故事者當於前
分送歸之言以務矜

二十三日

上蔡見伊川伊川問近學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然恰好著工夫也上蔡被此一句轉卻二十年後舉以告人曰惜初若不得他一句救拔便入禪門去也伊川直是會鍛煉人據此言則後學取其近似禪者以為程門微旨失其旨矣

二十四日

蘇季明昞與尹彥明焞皆程門高弟也當彥明業舉時昞謂之曰子得狀元及第也足乎抑此外復有學也焞不省昞明日復造昞之茶次舉杯曰即此是學焞有悟昞介謁程門受業後昞以上章論關

事竄饒州行過彥明頗以遷貶爲意彥明曰嘗季明上書時爲國計耶爲身計耶若爲國皆欣然就道若爲進取計饒州之貶猶爲輕典季明澳然彥明始學得季明指示季明晚節得彥明聞發古人麗澤之益如此

二十五日

讀楊乾行三絕有引予知乾行二十餘年癸甲申以前有志當世之務留心當世之人甲申以後志在立節己丑成進士入官非其願也解組後丁酉過夏峯拜牀下有志於學擬借家來蘇門麗[illegible]之遂

令伯于于亭擲其仲子子淑青來亨恢然感而傷之爲括此何　平生孤嘯亦雄哉志與時違没白猶憶到盟心腸欲斷獨留白骨冷青苔　廿年心事許誰知于里相過問字奇自謂拜牀從此始豈期一别是長辭　古來幾見百年人變做雙雛逈絶塵莫嘆此時歸寂寞後身應自現前身

二十七日

與李悔巷　問楊令親櫬歸故園言之淒斷涕俟哪將炙雞絮酒之意外不我外也非程公血者僻儀然貲及窮廬窮雖未敢登拜此誼自不能忘也出

敬揭傚告左右

二十八日

綱紀二字千古治亂係關家有家之綱紀國有國之綱紀無綱紀則家非其家而國非其國矣周士立政設師傅置官係皆所以整理此綱紀而不使變亂於小人也士大夫親師取友亦只是令綱紀不墜正人心維風俗舍此豈有他道哉

二十九日

家報聚第二曾孫　廷開甚永卧山村甚至攜來不掩門七十七年何觀之昔又報舉曾孫

四月

初一日

題許蘭陵三君咏後[seal]用生瀚光殷生杼各具才情重名誼人知之先生固知之張生蓋雖孤僻獨行人亦知之先生亦知之至殷生之純者安貧守拙絕不求人知故人亦不知也純天啓元年歲恩貢恩選士不慕榮祿穆然自遠乎過其家謂其人其牧伯亦爲予言之先生即行矣仍不可不知其人也

初二日

藍田遺詩序　予居渥水六年乾行時過論文論藝

論人未嘗及詩非不知詩也因詩非予之所好也藍田解組從過蘇門見與同人倡和詩什多佳構語知於詩之道深矣然意別有在亦不欲沾沾以詩名家今往矣藐孤爾嘉攜其遺詩二卷索弁言予曰海內選詩之家祇論其詩之工拙爾只有敘爾父之詩字字珠玉也吾守祖者於祖父楮墨耳不敢失墜先精神所寄自稿寫焉敢輕棄乎世能讀父書者方是不忍讀父書能視無形聽無聲者方能視於形聽於聲者也以藍田遺詩名謂藍

因有動忍處其詩思始人非榮監因也

問士何以取重於人曰不過言不苟行而已矣一言苟人將吐棄其言一行苟人將訾議其行爲人既惡省過此必無之事也不爲陳君所短頗無使王彥方知只是其生平不苟於言行耳此中君不從

一毫嚴擺氣焰

問指視叢集憂懼滋多欲求寡過何道而可曰此心光明何畏指視不畏指視何生憂懼過不期寡而自寡矣此固一道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臨深履薄自切戰兢之虞所謂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似又一道也然工夫無窮而本體常定
非深造自得之學不知

初三日

問禱雨祈晴古明王涖政頒士皆官有應如影響者此果誠意所感格抑運會之適然曰豈其在我者聽其在天者非可執論也果應則爲適然之數不應則引爲不虔之咎處事之道如斯而已反風滅火虎負渡河而便以爲異政自[illegible]甚矣

問識微早見之士持議於前而[illegible]者持左券憑理乎憑數乎曰理之所主而[illegible]行也有

一積善之家於此綱紀秩然長幼有序不聞知與

有一積不善之家於此綱紀蕩然長幼無序不聞

知敗此謂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理與數之一

時俱到席分先後其國之廢興世之平陂莫不皆

然

學以變化氣質為主張明公曰氣質之性君子有弗

性者焉其變化之謂與知廉勇藝而文之以禮樂

乃所稱能變能化

初四日

論學者於日用飲食之間須守一途轍以自固性情

始不夯放筋骸始有妬度窮大而失其[illegible]以爲
崇德之地乎蔑棄名教者全自不[illegible]之一念
始
人各有一事之明只因氣躁神浮守之不定便爲幽
說所撓異端所𢧐出見紛華靡麗而恍然猶有誘
心賢者不免而况恒人此困之所以務務服膺而
弗失之無頃刻懈其所守耳
困窮一途人望而思避然哲人偉士莫不由困而亨
蓋不困則心不動而性不忍德慧術智亦無從生
故孔子不困於春秋孟子不[illegible]國不遇爲孟

百年之名世其道烏能常傳一人若世與天地共無窮乎

初五日

橫渠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范請問橫渠曰說此語者從學者存之不忘庶游心浸久一日自脫然如大寐得醒者耳按巽之豪爽高雅恪多不在心性上操功故以此指點使從本源處著力本源既透則物之有無莫不必論不待論而後知矣蓋病各有源藥各有法如愛物則法古人之善推多言則法古人之不出我輩之不及古人

皆參苓因病下藥是在自審其方也已

非信不立非義之信信之賊也君子寧非信非義

不庸非禮之恭恭之飾也君子寧非恭也因則不

孤失親之因因之濫也君子寧非因也所爭幾

微而相判乃千里非深於學者不能析其幾微

初六日

雖治世不能無小人君子道長則難乎其小人故四

凶不能肆毒於唐虞之世雖亂世不能無君子小

人道長則難乎其君子故三仁無救於殷紂之亡

伊尹不避放君之名以成千古之大忠使三年太

用委寄於匪人安能正嗣君天下事去矣安有伊尹也周公不避滅親之名以成千古之孝使七年之間委寄於匪人又安能保冲主天下事去矣安有周公也漢唐創業以武撥亂非留侯與梁公則漢唐之祚不可知而同人之助亦豈容沒沒也

初七日

夫道若大路然天下萬世共由之治平之世只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傾危魍魎之世亦只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兄弟不成兄弟夫婦不成夫婦而已矣人道之完

竊爲世道之治亂從古日少而亂日多者亦因陽一而陰二故也故聖人功用專在扶陽

初九日

李合生之孫王玉乘元孫李信甫劉天自成安觀子夏平丰三子皆從遊士賦此志喜　不逃三人至深十八載愚孤讀各有未失志總無搜問學非同日及門侶此時幾年何日樂借閒一閒有

初十日

煎藥初登後　玉乘負高才能文章初不欲就試人有怪之者予曰願王子及第後勿忘初不欲試之

心因請濟名予敘之曰送初送初君遠哉有生之

初區區不試之初又何足言汪子念之哉

十二日

謂成安三子曰三子從何數百里覩余蘇門山中予

愧無以益三子也然未嘗不思所以益三子也三

子出門時特爲親師取友而來第求益於師與友

同學友之益我幾何而求益於親之取之之心則

所親何弱所取何限出鄉而國而天下而古人由

有恒而善人而君子而聖人夫誰得而禦之第思

無自甘流俗之為耳果一奮起當下超脫方爲不

目有其視焉耳有其聽焉食有其味焉吟風弄月
而歸覺歸寐之我自不同於出門之我此之謂近之
我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論以此益三于
凡事有成敗每慮有得失此計其成之得之之數一
有敗焉失焉必以搜尖處敗在成之先處失在得
之先則成也得也不足喜敗也失也不必憂惡不
綽綽有餘裕哉
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能忍人所不能忍之辱能堪
人所不能堪之恥則其中必有大過人者存遇事
便束手彼舉即動亦遂震輒短氣者人可得而頓

倒之驅役之儒生俗士之淺淺者耳

十四日

諭信甫四則　爾父遊江村之門得綜春秋之微言窺說約之秘旨可稱座下高第矣然不止此也甲申後桀雍成之功名攜妻子走千里外此足以儉德避難之情問家法爾父兄處其勞爾得讀書肄業乎其逸可不思所以光大父兄之緒以成千秋之業乎父兄以慈友作業之基爾當勿忘孝恭以肯堂肯構是父兄之令德欲彰端行俟於爲子弟肯以彰之無間父母昆弟之言夫子所以取閔子

濟乎且以此觀信而故深有望於信而　人人有愛人之心須先施於吾之親人人有敬人之心須先施於吾之長始於吾之親而終及於人之親始於吾之長而終及於人之長此便是天地爲物一體之意所貴學者時時勿喪此心勿蔽此心立之爲大本推之爲達道仁民愛物本末秩然內聖外王舉具於是　凡實向學之人立心必本一誠字接人必本一厚字不誠不厚作僞之術刻薄之行鬼神且惡之而況於人乎　一生成就全靠其學之人與勝己者交則畏心生不期收斂自無不敬

歛與不若已者友則怨心生不期縱肆自不覺其驕肆矣

十五日

有若無實若虛大聖大賢之所以忘已也誠忘已乃能貫已無偽有虛偽驕俗儒曲士之所以矜已也一矜已必至於喪已

十六日

任事之難不難於才識而難於氣骨無氣骨則是非好惡不敢皎然明白而惜顧觀望左恐傷將右恐觸忌必求立於有譽無毀之地不如此正毀之所

以棋而登之所由改世名列逆案身坿賊廷者不
錄此二語宜汰汰而存之大裨名教而議者併其記明
獨忘不亦謬乎

十七日

聞古人為善惟日不足有所為而為不難於近名欲
進乎因此只形容古人嗜善若渴之心即夫子所
云見善如不及之意不務為善之實徒襲為善之
跡方是有意近名若其實為善則易之云積善曰
書之云作善也中庸之擇善明善孟子之欲善樂
善豈避近名而故為避近耶必不然矣

十八日

我聞之婦人無才即是德近來婦人稍能拜客作詩

至男子爲其婦覓才持其詩獻與選家求爲刻傳大

家稍遠以爲韻事可嘆此風浸淫不已豈但終無

陽剛大人一洗此陰靡者乎

選貨樂道戲後[illegible]恐後是說揚此博名利之人下一

預術於之散難對症非聖人垂世立教之意夫子

於陳于貴之以樗木毀斷之法天之能無一刻可

自暇自逸者如是世將使天下共爲家僕狀態從

將持以處生一步擬之不得謝閒覽詩翻轉學世

界而歸之於恐之中有謂乎不可謂乎此正可爲逆者道也

二十一日

問蘧伯玉寡過未能果實見有過抑望道未見之心也日夕若前人太高溯之[illegible]負罪引慝豈非自見爲過成湯之南巢周公之破斧齊惜然門處爲無過乎孔子疑不辭不能改假年學易求無太過者與前王同一心勝彼傲然矜己自覩爲無過者皆自絕於聖人之門者也

二十二日

百門山泉流下爲頑夫頑石　非只寄幽玉無營道
自謝花開淮水趣胸目可同收　懶夫骨已朽不
朽者其心立石猶多非關關一片紫

二十三日

廣交遊徵　自反一生無任手勿求背下可傲心
偕親分路全爭此漫送人言頗霧霎

二十四日

濟耿徐汝　介伯州死於道路聞者心惻友皆來弔
畏狠狐之獄殊難相對歸權之事義者勢則先從
且札鴈須少寄耐

二十五日

范箕生杜倩其卜、尚若交見訪其書同日至蘇門

使經局時至[illegible]錢與深論交與四世側何二雅吟

二十六日

爲箕生作橋岡三人傳入康寒二集

爲馮謝如作小傳入甲申大難錄

二十八日

賈靜子過訪艾峯

答蘇門問十二則　問陽明先生備舉諸儒以爲緣

其端之學云云曰真知是知致良知便是行此陽

明知行合一之說去致字而專言良知便與禪門相近、此傳陽明者失陽明也至必詆其雜於異端朱紫陽目異端之學只廢三綱五常是但論大界名陽明純然至粹正從詭出分轉關正道豈得以異端目之與朱子分頓漸不分離合然因當謂之炙承統學而爲別派尤爲不諒　問答狀肯有說非而無佛說于己際在其端而闢之也云內或于儒許行闢告非謂楊而闢告子非離數許行孟齊物欲入而附於吾道之中者了不得勿求與吾門外不放入內不放出之否合君然欲留出吾道之上矣

許行等之爲害也淺告子之爲害也微而深
昌黎謂孟子之闢楊墨其功不在禹下愚謂孟子
之闢告子其功又在闢楊墨之上也　開於秦漢
宋一千四百年有文學而無聖學其中才智之
士皆流入於佛老周程張朱出儒者之徒猶叛佛
桑半云云因聖道一日不明則世道一日暗墨所
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者春秋至宋一千四百
年聖學銷於蘭人蝕於二氏非有朱諸大儒出而
表章之其不絕之緣亦庶幾矣入謂程門高弟晚
多流入於禪而明之龍谿游門弟其流禍甚多

假儒者盡如我正叔其人哉　問太極圖羅近溪先生以爲從古有此圖周子傳之非周子畫之也與河圖洛書相表裏云云曰太極圖是天地自然之理不必問誰之何人只自勘元分得之即謂元公畫之亦可也若論有易後文周孔亦只備其自然之理耳太極之說與老氏通故夫子問禮於老聃而曰老氏其猶龍乎不知者自疑之亦無足怪

問天地間皆指聖賢獨作聖賢易曰乾則易知坤則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非易辭乎云云曰前文字甚

竭一生之全力赴之猶恐不能名家而人乎謂際
易知簡能隨取隨敗人人皆可能乃什曰謂其亦予
之心而輕褻其大人之事則亦不思之甚矣若皆
緣不知學而求乎之心何能不失易簡之理而出
而借語怪斯人之日淪於下而猶不自覺也亦可
哀已　闕于貢不可聞性與天道云云因子貢不
聞性道便不嘆性與天道不可聞遂于斯贊絕
而極嘆其欲從末由是一樣機括不言何速因然
非與疑是未聞性道以前之語未可以其始而概
其卒也由也升堂矣亦非其初入門時便與許之

問學問首在於求放心顧宋儒言心之易放指話頭以撕之云云曰心之放也只是戒懼功疎故旋提一念而忽已忘之惟戒懼到純熟處則夢寐間猶惺惺在來何自而起予嘗謂對大衆易對幽獨難對妻子易對夢寐難不惟幽獨之指視不虛夢寐之錯雜者始可與言求放心 問宸濠揚言近先生云陽明謂無善無惡心之體非言性之體也何嘗與孟子性善之說悖乎曰尊德性曰離不得道問學道問學曰離不得尊德性謂朱陸特見之拘泥正以陸偏於尊德性意多朱偏於道問學意

多仁義禮智信合而成德酸辛苦甘鹹合而成味

正容不得偏勝廢墜之論何得理學　閒學者因

格物為第一義夫不格釋老之物謂之格物可乎

曰二氏與吾儒同異正在格物上紫陽謂格物曰

窮理陽明謂格物曰正物二氏云窮理者要在乎

正物者要在乎天地萬物人倫一切皆幻不顧受

其正正正所謂自私自利者耳於世道何裨

右十二則其錄九則餘三則漫漶難辨故不錄

五月

初一日

問學人須過得三關方可入道一貧富關一妻子關一俠氣關不能過貧者多因妻子念重能固窮矣不係情於妻子矣而英人志士又多落在俠氣一邊終與聖賢相隔因此不學之過知學之人必不肯作荊卿聶政之事而貧而無怨不私暱其妻子卻非聖賢不能難易之間各有分數總在知學

初二日

答賈賀靜子　燕前一病叟垂老得幽尋何　朋來遊相看生語深蕉荷贈大雅發言見高襟時非其流涕君身具古今

初三日

得張昉高尚一則入取節錄續集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不及義則及非義於此可卜世道之升降人心之存亡邇來士大夫相會上者談詩談文談禪下者談飲食談聲色如斯而已矣忠孝節義事人鮮言及偶有及者言纔出口聽已先倦且有從旁笑之者因夫牛姪者自逆賊陷京即謂某某曰某某該死該死先輩皆尊官厚祿豈肯以稽首於僞而臣事亂賊聞者見者皆以爲中風喪心爲賊作三生不如死差自經還而無知之人

乃能作此等事爲此等言此可以促讀書而作稽

紳學士君急訪其名以存野史

初四日

役張熙臣　前玉乘來即閱老親翁恭喜愉快之甚

弟嘗奉教於君子謂天下最有名之郡縣好處便

是辦處須得眼明手快識時務之人挈綱提要於

衆所着眼處做起今之當熱正所謂名區處[illegible]

謂其[illegible]見之且試目觀大豪傑作用耳牧老[illegible]

[illegible]人爲海內所推重邇來頗不理於少年之口恐

不足爲賢者重然弟素在尊氣正欲借老親翁一

通夙好耳果其人尚有可用爾將商之與彼相應

詩以報

初五日

有事苦紛擾無事苦岑寂事先苦將迎事後苦留滯

無此四苦天君泰然

初七日

鄉道亨戊子出貢不就廷試不蘄榮膴于數年前其

人并晚隔商山殆無懷氏之民與因贈以句云如

君何用入山深七十依然赤子心只不沂名不慕

仕任教脊險總冈疎

初八日

過郭熙侯篆蘧齋其尊人繼賢少予十六歲耳聾更勝於予非見予說傳語彼此俱不聞但相視而笑戲為一絕　眼暗已難觀細字久聾更怕聽微言兩人祗覩真堪笑省卻無端入耳喧

十一日

高齋祭初度尊設兼山堂因為此詩　燕甫早若與

何事嬰孩門山水成相託詩文足自存推究分離倘心遺徵螢恨今夕是何夕盤盤酒一樽

十二日

答謂某某器局大隘予曰彼惟隘故能守而無失可以寡過若衙高蔡大則放逸多失矣人以之見短者予以之見長短處是其長處然予則之見長有人又以之見短長處又成短處矣長短無定境也

學問無止法擴一級覺一級之得力前面又懸一級由其學而至於權由鍛信而至於神智有盡境乎惟深造乃可言自得耳

子貢之規模闊而不大子張廣而不實故夫子一日過一日不及藥之所以進之也聖門諸賢皆所謂升堂入室者然質之所進不能無偏自不能不借

聖人之陶鑄橫逆變化氣質甚有功於後學以勸

補摘以人合天總變化氣質之事

十三日

謝駿臣謂予曰予知我輩各有若大家具乎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無人不具只是賺而不肯住而不立合而不行遂自就僻陋自甘顛蹶自逆荊榛其其所以不居不立不行者非彼棄我而我自避之避之之緣亦只因昔時腳跟薄氣骨原無所以勝其任者拔環不能不喪其所守且見人人喪其所守彼此悄然無相非笑竟成一胸冥不靈之世界甚不

可哀有能勝任之大丈夫亦非在驚世駭俗只不淫於富貴不移於貧賤不屈於威武便能存之安立之定行之適無往而非愉快夫人生非富貴則貧賤而威武不能不值者極平常之境然非豪傑具大學力以語不淫不移不屈鮮不有愧色焉一有愧色家具毅非我有其功又藉自詡屬嫁

十四日

是日夏至時留新鄉不及家祭因以志愧　凡月由來是祭期無端作客竟遲遲前兒孫猶不忘否閒倚樓頭一詩思

十五日

邇來論易者謂文王之易已不同於伏羲之易孔子之易亦不同於文王之易愚謂易無二易也羲有畫而無文文有文而括其大孔子詳矣而盡其蘊總之時至事起畧乎其所不得不畧詳乎其所不得不詳四聖人之發揮總皆易中之精蘊在伏羲時無文不見亦在文王周公時不見畧孔子時不見多即程之易傳朱之本義亦各言易中之一得故易非有兩易也道一而已矣

人心寂然不動之初渾然一易也有感而發便生出

計多爻象來千變萬化不可究詰而總歸於至當不易之理所以體目潔淨精微易教也如書便真簡有這政事讀詩便真簡有這人情風俗易稱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憑空做出來千古不出其範圍此所以難

十六日

題友人行樂圖　樂在行而有所以樂於行之先者樂在圖而有以樂於圖之外者孔之樂在疏水而非樂疏水也顏之樂在簞瓢而非樂簞瓢也先生之樂在詩而非樂詩也先生之樂在圖而非樂

禪也先生之樂在大隱而非樂大隱也得此意者逆固樂窮亦樂也順固樂逆亦樂也喜固樂也怒亦樂也哀亦樂也疑亦樂也無入而不自得故能樂也豈因見趣行樂而不知有當於先生者也

十七日

處事接人要有一段安閒不迫急之意方能應得不錯即作文寫字以至著衣吃飯行走坐臥皆不得一毫迫急著一毫迫急便是欲速便是正助學問功夫無鉅細無顯微其正助一也

十八日

理一而已矣而氣有陰陽謂性之善者只就其理之一者言謂性有善不善者是就其氣之雜者言也然纔有此理便有此氣其域而行反之之者乎時之之聖人調劑於陰陽偏勝之會陽不使之不足陰不使之有餘仍歸於理之一此所謂性無有不善

二十日

楷杖銘　植端木長孔林老夫徙倚之爲師爲友質不在傾危於山高水深

二十五日

復張叔大　晉北地理學一脈自鹿江村先生振起
發蒙嗣后遂不復繼響爾鎮其高弟也師傳有能
習說君家少年而能潛心學問復取友國鎮以私
淑其間來書已得其大端矣實出以示同人同人
莫不爭欲一望顏色為快所云無盡境也功力
愈深受病愈細幾微毫髮之間過與不及之際要
往而非非禮乎此孔顏所不敢自諉為無非禮也
循欲為氣循理為性徇欲循理非二物此皆前論
前心識自見於傳習錄有得至謂性亦氣也尚有
言性之辨孟子謂性之善是就其理之一者言然

纔有此理便有此氣氣有陰陽人心道心於是其域然道心微而人心危陽常不能勝陰君子扶陽抑陰一生反之身之正是用復性工夫仍歸於理之一此所謂性雖有不善故性祇可以理言離性是氣復性亦是氣是下愼思之

二十六日

偶題　日裏有清課操功不厭深若雲消妄想調鶴息機心

六月

初一日

問天地何嘗不位萬物何嘗不育必待致中和後方說位育是作何解曰桀紂幽厲之世天地仍此天地也萬物仍此萬物也而暴君汚吏所以戕賊民生者無所不至遂至帝怒於上民怨於下天地安得位萬物安得育纔只是一箇不中和所致

問太極是理是氣是理氣兼有曰太極者極至之理也纔有此理便有此氣易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兩儀是陰陽之氣不止到生兩儀後理氣渾然謂不得當生兩儀時氣已在其中矣告子生之謂性說從此起

初三日

問巢由縣在何處不知開石隱之嘲是此輩人否曰巢由是古來一種淸淨淡漠之人以那尊爵祿即聖王有道之世亦不可少此一段風味蓋天地間孤冷之氣自與那譏世者不同兵興之後再無巢由不必過慮其開石隱之嘲也

初六日

甄骨子頒言別賦此留行　夙踐雲山二十秋非元非釋本儒流乾坤到處成都已歸路依依去復留

初七日

巽因之壬辰科及之墨卷粹海内無異詞雲骨子

忽謂予曰此科殊不盡爾許之雲骨子已[illegible]

之言因之先生之言也三段皆責備之論董仁守

文雖售卻失本題口氣予思之謂諸子曰此言批

有經我輩看書須要有此眼力

初八日

先考忌辰　亡親不諱日八子敢常居既進一杯酒

聊將菽水餘

初九日

與雲骨子題扇　從來論道者曰堯舜之道曰文武

之道曰周孔之道道似各不同矣總之一歸於三綱五常而已世而治綱常在朝廷世而亂綱常留巖谷非巖谷能留之也仍是堯舜文武周孔之道之所留也亦非堯舜文武周孔之道能留之也仍是維皇上帝於穆不已之所留也知此道者沉其機靜其氣嘿以俟貞元之自會剝復之自遞天運循環歷稽往代昭如指掌又何獨疑於今之世哉幽憤悲鬱前見於遜國諸賢其一時不留姓字於天壤間者皆所謂至心人也不悔無悶以留堯舜文武周孔之道以承天心詩存望於巖谷之士

初十日

雲骨為予書山代西伯寫嶺草堂復為說以廣其

義予為詩以報之　滄海有碩人北山一遺老遐

近在蘇門相過苦不遠山以代西伯介我傷懷擬

濡髮走龍蛇四壁光皓皓君雖萬里行對此解說

例

十二日

客曰論語一貫有二曰予一以貫之此從知入也曰

吾道一以貫之此從行入也二一貫同而知行則不

同耳予曰賜多識故從知入參日省故從行入然

到得能貫將則渾無知行之可言矣

又曰一貫二字義各有分一如知貫如行學者一而不貫與朱者貫而不一此朱陸差别處予曰朱有朱之一未有朱之貫陸有陸之一陸有陸之貫較孔子之一貫却有差别謂陸一而不貫謂朱貫而不一則又失朱陸矣

十六日

問臣子不宜見君父有不是處而湯何以放桀武何以伐紂從古直言敢諫之士不肯爲君諱過者又何以說焉曰此語要看得活桀紂未放伐之前湯

武亦未嘗遂求之君也伊尹之五就桀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其心則湯武之心且微言直諫不肯諱言君過亦是忠愛之心所發發全要見一段篤摯不得已不容已之深情處直臣苦于總之欲成君父之是非以彰君父之不是

十八日

答有咎人之多疑多悔者余曰彼幸有此疑與悔耳今之人直行其所信者誰其人哉疑則明生焉或不至於冥行罔覺也今之人有過則切己意想人意者與有所悔庶不至蹈於前者復遂於後悔心

之象改過之漸也悛與悔正是學問入手處

十九日

諭李友郭友杜兄弟　爾曹學之家宜日日改故[illegible][illegible]

斯教假有明徵弟在觸兄前[illegible]發[illegible]舞揣[illegible]步[illegible]

習心陶做世俗習見虛心禮受長者之[illegible][illegible]此微

是克念作聖功夫[illegible][illegible]寸致[illegible]末不得尺[illegible]

得寸則寸日有增而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至

光大前人基業發弟[illegible]芳猶其淺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師友以蕆[illegible]務[illegible]得毋心之[illegible]此老夫所[illegible]厚望之

見諸也置之座右以助策勵

二十日

卅晃盟有詩見懷倂成卻寄　幾夜懷人夢千年去國愁有山容獨往倂予約同彊滯俗看家學長貧對友生書來嘗覓識相月而偷明

二十一日

復晃盟　讀前付湘龍一百[illegible]之選尚不知其未定此閒陵來以所選三君詩見示斷得音能揣其選伯昇耳惡詩三章識之特能儘成一作用符報懷了生二君詩各數首附寄貫鄰子過更希相念之昆所寄常以昆程大手選定自與諸家不同兄若

丈之嘉惠於後生無窮也伯巖歸須展聲意揭館

老久無音耗近況便中相示

二十二日

箒贊　箒之為物甚微以雞翎為之既不費材又不費工然其為用卻大架上書几上硯壁間字畫一舉手而塵可頓淸矣而功不止此豈精而入之微而數之古來高潔士淸一身之塵經濟手淸一世之塵聖賢心淸千百世之塵義亦如此廣者自備之

二十四日

謝楊君幾惠瓦硯　余邑先正靜修先生題銅瓦硯有云御愛阿瞞臺上瓦至今猶書建安年昔過鄴下求銅雀之臺故址已不可得其瓦流傳人間者漫滅不復辨真贗僕不知何者是贗而正不必求其真也承惠硯客語是臺上舊瓦鑑賞精供而令僕奪墨實得示我建安年乎僕當銘其背以志所自

二十五日

與范巽生　親翁壯遊令我短氣欲無稱斯予交共不往之志矣馬王老故人之情皆有古人風二老

想當與覲翁縉高朋領昧鼓勵一方自非小有登
已造見赴玉老之約囑之興構斯同往不知何時
人相會何所干與外不能代爲裁定社盟論與
蘇門相近百泉山水正待大賢啓歟不獨斯僕作
餘年滿懷耳

二十六日

問孔子正樂弗及風而修經弗及樂者何也曰氣化
於列國非名分之所寄焉弗及樂者禮明其義詩
定其數而樂無條紊矣若雅頌奏之不得其所則
禮非其禮而樂云乎哉不獨此也不明於聲依之

義而僅舉不能不遂謂詩三百按之以斷而讀盡
詩思而遇於書矣易之千變萬化而不失其宗
詩思無邪之旨也六經之義融而會之自其義正
守廢者可辨

二十七日

閱後古稱衛多君子又云國風爲男女情思之詞鄭
衛爲亂世之音豈人也而無關於風耶曰考之傳
序國風本無淫詩若共姜之守義莊姜戴嬀宋桓
姬之賢淑知禮不可屏遮他如綠衣終風之類泉
水竹竿之賦辭旨悽清發乎情止乎禮義未可以

言義之詩也至於宣公時作之宣淫[illegible]八[illegible]淫
新臺鶉奔之類不比於人則衛多君子觀[illegible]之風
尤可見矣孔子之放鄭聲謂其聲淫非謂詩也鄭
衣之詩何嘗不見稱如一傳奇耳演之者有美有
惡在其聲之淸濁高下豈以其詞論貴賤詩者以
辭害意多類此

二十八日

復稽水　只因一暑百病叢生遂不能寬圖瞎教小
兒入塲病癩僅能完篇今體中尙弱不孫學亦[illegible]
劇勝無具赴汴尙在兩可間先生冷署且求替

在艱乃倣無所營而徒念兩孺子此誠自是古人翁惟有銘之肺腑耳聞已有新使君矣我輩相會爲日無多切念切念

二十九日

諸生科務不錄者有依戀戀之色有依于予之色予曰快快者有倒屣之具者進宜于予則道心生于予者無倒屣之具者退宜快快則道心生各人學問各求長進未可同日論也

一友投一官人甚不得意歸而快快予曰君子於自脩者求子於異日者也當爲予稱慶設此者能解

所欲則欲念一熾何有窮時褒子生平皆由於此常見介節士而末路喪節者皆小小得意見之也邇有說四書者於紫陽集註字字遵守甯致於悖孔而不敢於悖朱二三子有怪之者予曰能言宋之言行朱之行是即朱之孝子順孫耳又何求焉又有人說詩者力詆紫陽註毛詩之謬而詩教不明於天下後世二三子又怪之予曰彼誠肯紫陽之諍臣紫陽之失是亦紫陽之忠臣諍友耳又何罪焉紫陽生平力學苦志無非欲發明孔子之蘊豈以其一人之意見求勝於後人後之學者而俾守

尼山正不必於諸儒分左右袒耳

三十日

問聖人之道曰三綱五常而已問帝王之道曰三綱五常而已問天地之道曰三綱五常而已道原於天而尤廸於帝王修明於聖人六經言一要皆三綱五常之事離此則旁門別派其不流於異類者幾希

問乾易知坤簡能曰夫婦可與知大婚可與能問四時行百物生曰無物不有無時不然

問體用一源曰殊途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問顯微無

問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

日講錄存卷之十三終

